【aph乙女】夜行

伊利亚x你

时间线1979，苏阿战争爆发

1959年，妹15岁时远渡苏联留学，中苏决裂后被扣在莫斯科，二十年未归乡

写点苏左文学，证明一些苏哥能做矿工，也证明我会开车

【0】

赤色的星光撕破长夜，照亮夜行者。

红星一如记忆中那般璀璨，曾经剔透的红眼睛却不再无暇。男人抬眸，那片红色像是游走的火舌，一霎灼痛了他的眼眸；他仓惶合眼，温热的液体从酸涩的眼眶中涌出，渗入黯淡的土地。

太阳怎么会畏光呢？

太阳不会畏光。

太阳不能畏光。

**太阳，不能畏光。**

【1】

你并不常与他争执。

倒不是你惧怕争端，也不是社会主义的阵营领袖掌握“真理”，只是过去那些为数不多的共识早已消失殆尽，再开口，不过是相互用温柔的、疏冷的言辞加深沟壑。

久居异乡，你早已磨出一口流利的俄语，连那咬字过清晰的习惯也所剩无几；他操持一口流利的中文，愠怒时，字里行间便是辛辣的讽刺与暗喻。

最初是避开敏感的军政话题，接着是愈发尖锐的摩擦，最终你们默契地沉默下去。白日你们相顾无言，只待低垂的夜幕柔化彼此眼中的锐利，暧昧的欲望溶解那些剑拔弩张，人类与类人的生命体短暂抛却理智，呼吸交换、肌肤相亲……直至沉默地十指相扣。

可惜沉默终究不是尽头。

1979年，阿富汗人民用血泪撕开了红色帝国的最后一块遮羞布。

这本不该是冲突爆发的契机，事实上，你早在数年前便亲身体验了所谓“修正”，举世的批判在你听来只剩陈词滥调。你曾怀着极大的好奇与热忱来到苏联，最终却困于莫斯科盘根错节的罗网之中，你与巨树的根系纠缠在一起，挣不开，只得认命——随后麻木地看着自己慢慢腐烂——

做这帝国最精美的殉葬品。

那晚，伊利亚·布拉金斯基的副官找到你。蓝眼睛的俄罗斯人拦住你，谄媚的陪笑，恳求你敲开走廊尽头的门——他们的祖国已有一整天未露面，随着苏军陷入治安战的泥潭，伊利亚就把自己锁进了房间。

勃列日涅夫不在克里姆林，苏斯洛夫和柯西金叩门无果，也实在不敢乱踹自家祖国的房门，最后竟只得乱病投医，求到你面前。

你：……啊？

被人稀里糊涂的架到门前，你反复砸门无果，喊了几声也没回应。连日积累的怨恨与无奈终于难以遏制，你深吸一口气，狠狠瞪了紧张到搓手的副官一眼。

不在沉默中爆发，就在沉默中灭亡。

顶着副官小心翼翼的、希冀的目光，你终究还是忍无可忍，飞起一脚，踹开了伊利亚·布拉金斯基的房门。那可怜的锁芯崩了老远，在地板上叮呤咣啷地弹了几下子，最终停在一个积灰的角落。

很好，不枉你在克里姆林宫发霉时做的那些俯卧撑。

“尊敬的伊利亚·布拉金斯基同志，您的副官和人民都很担心您，希望您可以重振旗鼓、走出自……”闭。

你没能说完最后一个俄语单词，因为一只手猛然捂住了你的口鼻，你被人一把拽进了房间里。在那扇可怜的破门被再次甩上的前一秒，你借身后的亮光看清了房间的模样，只是惊鸿一瞥，但你仍然震惊地瞪大双眸。

银发的男人衣裳凌乱，他罕见地穿着西装，酒红色的领带垂在胸口，边角处有几道明显的折痕。这是他参加国际会议时的搭配，一旦返苏就会立即更换；苏维埃意识体在克里姆林宫只穿军服，那象征至高的军权与力量。

——在开门的刹那，你对上一双瞳孔散大的红色眼眸。房间内一片黑暗，如同陷入永夜，而在光线抵达男人的虹膜的刹那，伊利亚本能地眯起眼睛，你甚至在他眼角看到了一抹晶莹。

他在畏光。

那双曾经如烈阳般明亮的眼睛，在畏光。

你突兀地陷入黑暗，浓重的夜将你裹挟，男人掐着你的腰，将你粗暴的往里拖拽。直到你的后腰撞上坚硬的桌角，你吃痛地闷哼，那人才敛起脾气，捂在你嘴上的手僵了僵，随后顺着你的面颊滑开。

“苏维埃——你又他妈在发什么疯！”你有些颤抖地喘息着，窒息感并不好受，这间屋里浑浊的空气涌入你的胸肺，你终于从地狱回到了人间。

“我很好。不需要你们过度的‘关心’，从我的房间里出去，现在、立刻、马上！！”一片黑暗中，男人嘶哑的声音在你耳畔炸开，他几乎是从牙缝里挤出这段完整的话，掐在你腰上的力道愈发可怖——明日大概又要留下难消的青紫。

兵荒马乱间，你在桌岸上摸到了台灯，冰凉的玻璃罩激的你一哆嗦，厚重的黑暗与耳畔沉重的呼吸让你喘不过气，你一咬牙，一把按下了台灯的开关。

刺目的白光骤然亮起，压在你身上的男人浑身一颤，他猛然偏过头，钳制住你的力道一松，终于让你抓到一个喘息的机会。

“你说你他妈的很好——？”

你反手攥住伊利亚的肩膀，将男人狠狠一推，他仓促间失了重心，朝后一仰，整个人陷进了柔软的沙发中。你正想和他拉开距离，但手长脚长的苏联人一把揽过你的腰，将你带进了他的怀里。

你避无可避，被迫跨坐在伊利亚的大腿上。西装不似军服那般粗糙，隔着一层柔软布料，你能描摹出男人结实的腿部肌肉线条，感受到雪国不断蒸高的体温。

“是的，我很好。”

耳畔突然一阵濡湿，你那不知又在发什么疯的苏联老情人死死抱住你的腰，温热的舌尖扫过你的耳廓，顺着你的耳骨一寸寸舔舐，挑动你脆弱的神经。

上一秒还在吼你滚出房间，下一秒就无缝衔接前戏。随着苏联局势愈发紧张，伊利亚也愈发阴晴不定，你和他上了近十年床，却觉得自己从未读懂过他。

“你的眼睛……呃……畏光……阿富汗……对，是阿富汗……这是苏阿战争反馈给你的躯体症状。”湿热的唇舌缠住你的耳垂，你努力咽下喉头细碎的喘息，断断续续地说话。

“……闭嘴！”

男人一声低喝，滚烫的呼吸擦过你的颌骨，尖锐的犬齿咬住你的动脉，你疼的倒抽一口冷气。苏联人骤然攀升的攻击性让你本能地想要逃跑，但到底是十年老情人，你颤抖着抬起手，蒙住他的双眼，一把将他按回了沙发背上。

“上一秒还让我滚出去，下一秒就想上我，你让我怎么相信你……精神状态很好？”

你还有些气喘，细软的睫毛擦过你的掌心，你五指稍稍用力，竟在掌心感到几分湿润——他的双眼畏光，连一盏台灯都能让他淌下生理泪水。

“……”

伊利亚整个人瘫在沙发里，白衬衫的第一颗扣子不知崩去了何处，酒红色的领带松散开，虚挂在胸前。他突然安静下来，房间陷入一种诡异的寂静。

“还做吗？”

你盯着他看，半晌，冷不丁问。

“……”

男人还是沉默，但滚烫的皮肤暴露了他的真实欲望。你面无表情地抬起手，扯下系在你脖颈上的黑纱丝带，蒙住身下人的双眼。

“还做吗？”

你在伊利亚脑后系了个漂亮的蝴蝶结。

你听到男人骤然粗重的呼吸，你的左手腕被人攥住，那人粗糙的指腹碾过你的手腕，湿热、柔软的舌尖拂过你的腕动脉，沿着最深的那条掌纹向上吻，最终停在你戴在无名指的婚戒边。

你从未有过任何法律约束的婚姻，但两国的决裂将你困了十年。

伊利亚几乎将你整个人圈在怀里，你分明是上位姿态，却活像是困于笼中。舌尖绕着那婚戒转了半圈，男人高挺的鼻梁擦过你的指腹，只听一声闷响，他突然轻咬住你的指尖，将整根手指含入口中。

视觉是人类探查世界的核心感官，正因此，当世界陷入黑暗，听觉、触觉、嗅觉便争先上位，牵引出人类最原始的、最深邃的欲望。

呼吸交融，皮肤贴近，失去视觉的布拉金斯基更像是某种粘人的大型肉食动物，你并未被他的双眼凝视，却深陷于纯粹的肉体牢笼。伊利亚一点点将自己的重量压在你的身上，他恳求般向你索吻，却在你默许后粗暴地撬开你的唇齿，轻吮你的舌尖，无情地夺去你的呼吸。

氧气被剥夺，你头脑昏沉，一只宽大的手掌抚上你的膝盖，顺着你裸露的大腿上滑，掀起那饰满蕾丝的裙边。他是不死不灭的国灵，亦是尸山血海中爬出的将军，布满枪茧的粗糙指腹一寸寸碾过你的皮肤，像是在认真检阅一把好枪——或者欣赏他最完美的、唯一的藏品。

“做。”

他贴着你的唇角低喃，你费了些时间才搞明白伊利亚的意思。你想怒斥斯拉夫人的反复无常，却被他的下一个吻带走了节奏。

你本以为这只北极熊会直入正题——他贴在你腰侧的掌心早已滚烫，但他的指腹只是随意掠过你跨间的布料，顺着腰线与脊椎向上摩挲，描摹支撑你躯体的每一块骨节。

“有时候我真搞不懂……”你好不容易抓住时机后撤，过于淫靡的深吻让你们难分彼此，在嘴角拉扯出暧昧的银丝。

“哈……你们斯拉夫人……在想什么……”

“那你觉得，我现在在想什么？”

一只手捉住你的后颈，将你按回他的怀里，随后便是潮湿、炽热的吻落在你的颈侧。你有些嫌弃地扯了扯他的头发，却换来男人越发得寸进尺的纠缠，他咬着你的肩带一扯，那随意系起的绳结立即松散开，长裙朝下滑，露出你的大片皮肤。

他在想什么？还能想什么。

他想上你。

你有时倍感讽刺，你与伊利亚·布拉金斯基也曾有过无话不谈的岁月。那时你还不过是个半大的孩子，操着一口中式俄语踏上北国的红色沃土，苏维埃意识体站在你的面前，活像一堵拔地而起的高墙——但他总会俯下身与你讲话，他会中文，也会一点点耐心的陪你读书。

你曾彷徨于意识体与人类的鸿沟，他们是不褪色的路标、不灭的长明灯，你终究只会是他漫长岁月中的过客。

但你现在释怀了。

活下去，熬死苏联，回到家乡——或者成为帝国的陪葬品。这是一道单选题。

你有时也会自嘲自己足够幸运。

即使早已无话可说，但你们的身体仍旧合拍，甚至于难分彼此。当你们保持理智，你们的思维便会化作机锋，水火难容；唯有在无人问津的夜晚，你们抛却理智，用最原始的方式接近彼此，不必藏拙、不必尖锐，只有最纯粹的肉欲才能粉饰太平。

滚烫的掌心抚过你的脊背，指腹顺着你的臀缝滑进内裤。你突然想起这间屋子的门锁已经英勇就义，随时都可能有人破门而入，方才被愤怒覆盖的羞耻感卷土重来，你向后挣了挣，试图从他身上爬下来，却被捏住腰，强硬地拽回来。

你狼狈地向前倒，一屁股坐回他的大腿上，好巧不巧，你下身正硌上什么坚硬的东西。轻薄的西装大概只剩些情趣作用，布料小幅摩擦，你与身下的男人同时发出一声闷哼。

伊利亚的喘息声沉重的惊人。

北国的体温向来极低，美国的那位意识体总爱讽刺他“捂不热的红色暴君”，世人默认他是冷心冷情的共产主义符号——在你与他刚刚相识的数年里，你也曾被他身上彻骨的寒冷震慑住。

直到某个莫斯科的雪夜，你被失恋的倒霉室友拉去“借酒浇愁”。夜半更深，整个人腌成伏特加味的你被人揪出酒馆，醉鬼的感官颠三倒四，你不记得自己被带到了哪里，只记得一双令人魂牵梦萦的、明亮的红眼睛。

像是冬夜里最温暖的太阳。

那是你最大胆的一个晚上，也正是这样一个疯狂的夜晚，将你困在异乡二十年。

那是你第一次感受到……

原来最精密冷冽的国家机器，也会在情动时掌心滚烫，也会在你吃痛时放轻动作，会在你耳边说破廉耻的情话。

“要做快做，别磨叽……”

你被格外黏糊的北极熊搞得有些崩溃，拽着他的银发抗议。犬齿碾过你的脖颈，在白皙的皮肤上留下一块块艳粉的吻痕；伊利亚似乎铁了心想要折磨你，他颇为刻意地扭动腰腹，蹭过你身体最敏感的部位。

“你不享受这个过程吗？”

男人在你耳畔轻语。

直到你和伊利亚莫名其妙地滚到床上，你才搞明白，这家伙压根不是什么禁欲自持的“老干部”——你深刻体会到了帝俄人的风流，以及苏联人的开放热情。

你不清楚海对岸的自由世界玩多花，但苏联人床上的荤话着实让你备受折磨。

“……再废话就自己去外面找女人。”

你下了最后通牒。

他这次终于再没有挑拨你，一只大手掀起你的裙摆，挑开你腿间的最后一层布料，指尖擦过湿软的嫩肉，引得你低喘，腰也一下子有些发软。

“哈……”

熟悉的指节侵入身体，你短促地抽了口气。你们太过了解彼此的身体，于是便能省去那些青涩的探索，但大概是失去视觉的缘故，他的动作平添几分试探，布满枪茧的手指在你身体里缓缓搅动——房间安静的吓人，于是那淫靡的水声便格外清晰。

“大声一点……我想听。”

俄语本就带些暧昧与缱绻，此时此刻，男人的嗓子被情欲熏得沙哑，低沉的、磁性的情话死死纠缠住你。他刻意放轻动作，缓慢地碾过你最敏感的软肉，相比起纯粹的肉体的快感，控制欲爆棚的苏联佬更喜欢摆弄你的身体，欣赏你情动时的本能反应。

手指粗暴地撬开你咬紧的牙关，搓捻你紧绷的舌头，那些卡在喉头的呻吟终于再无法克制。

“哈……每次都折腾我……哈……下、下次，你也该叫两声给我听听……”你发狠去咬他的手指，含糊地挤出一句完整的话。

“哈拉……呃！”

男人床上的敷衍话语还没说完，你便伸出手，一把捏在他丰满的胸肌上，逼出他一声短促的呻吟。那件皱巴巴的西装外套只剩小半还挂在伊利亚身上，他的白衬衫早已皱成一团，汗湿的布料紧贴在他苍白的皮肤上，借着台灯的光线，你能将他流畅的肌肉线条一览无余——锁骨，胸，腹，再往下滑便是腹沟。

你未见过他在战场上拼杀的模样，但性爱亦是一场战争，你深谙他所掌握的力量。

“帮我把腰带解了……”

伊利亚终于有点受不住，开口便带上些颤音。

“自己解。”

你在他的腹肌上胡乱揉捏，换来男人愈发凌乱的呼吸。斯拉夫人的地处高寒，伊利亚的体脂率微高，胸肌腹肌摸上去有些柔软，还能捏成你想要的形状。

“我看不见。”

伊利亚指了指被蒙住的眼睛。

“哈……下次……下次绝对要给你的裤带上把锁……”你咬牙切齿地探出手，在那皮带扣上摸索半天，终于随着“咔哒”一声，那锁扣应声而开，皮带也顺着沙发滑落在地。

皮带扣落地的刹那，第二根手指挤进你的身体，突如其来的满涨感让你腰胯一软，向前一扑，整个人瘫倒在伊利亚的怀里。你靠在他的颈窝里，细碎的呻吟从嘴角泄出，你能听到他越来越重的呼吸声，看到他的喉结因忍耐上下滑动。

“坐下来……”

沙哑的俄语难掩炽热，耳边传来克制的吞咽声。你迷迷糊糊地被人捞起来，有人一点点引导你起身，又哄诱你一点点向下沉。

衣料的摩挲声窸窸窣窣，这间屋子早已没有“理智”可言，不过是一只、两只被本能牵引的野兽。你的老情人有称得上“雄厚”的资本，既然跑不掉，你也不会赌气拒绝这送上门来的顶级性资源。

上帝怜见——如果苏维埃还有上帝，和伊利亚·布拉金斯基上床的确是享受。

满足他的控制欲，顺从得恰到好处，只要安静地待在他的舒适区里，这世界上大概不会有比苏维埃更贴心的情人。

那为什么不享受呢？

足够的扩张并未让你感到痛苦，你顺着引导一点点沉下身子，直到你将他完全容纳。熟悉的温度，熟悉的尺寸，你得承认自己沉沦于老情人的肉体；你低头去看他，那条黑丝带早已不知滚到了何处，但你的黑发如瀑般垂下，像一道完美的夜幕，护住他畏光的眼睛。

你与那双红眼睛对视，那双眼眸此刻正凝视着你，瞳孔因情欲而微微涣散——没有半分外交场上的拒人千里。苏联人的眼眸蒙上一层薄薄的水雾，你在那里看到了迷恋与放纵。

他自以为掌控你，但终究还是恐惧你的离开。你曾依赖苏维埃的可靠，将他奉为信仰，但当历史洪流褪去，留下一地鸡毛，当“同志”的称呼沦为讽刺——

直到那一刻，你才真正品味到斯拉夫人骨血中的不安。但一切都已经晚了。

从灵魂到肉体，你们挣扎着磨合，终究变成最契合彼此的形状。

你被男人反手压在沙发上，黑发胡乱散开，吊带裙也被扯的七零八落。“上位者”也显然没好到哪去，那条酒红色的领带只剩下一角还垂挂着，白衬衫大敞着，汗水顺着伊利亚的腰线向下流淌，最终滴落，与你的裙摆融为一体。

大腿被打开，你因那过于激烈的冲撞绷紧身子。细密的、侵略性的吻先落在你因后仰而曝露的颈侧，落在你的锁骨与肩头，随后便是洁白弹软的乳肉。

或许在时间的夹缝里，或者某段过去的记忆里，你们也曾彼此信仰、彼此虔诚。

密集的快感孕育于躯体的最深处，女性的快感并不源于慷慨的接纳，但你的老情人似乎比你自己更了解你的身体——除了1964年那场让你好几天没能下床的争执，你几乎没见过他失控的模样。

迷乱的风暴中，他以舒适的节奏碾过你身体深处的敏感点，你被他顶的浑身一颤，下意识伸出手，攥住了伊利亚撑在你身侧的手腕。

“我想射在里面。”

他在你耳边呢喃。

“说了多少次了，生、生殖隔离……唔……随你，随你。”

你有气无力地朝空气翻了个白眼。你实在不懂，他为什么要反复问你这个早有定论的问题，或许是想看你不耐烦、难堪的模样？

你感到左手被人握住，修长有力的五指掰开你紧攥的拳头，他在无名指的戒指边停顿一瞬，随后毫不犹豫的收紧手指，直至十指相扣。

戴在你手上的是对戒，你摘不下手上的女戒，他戴不上盒里的男戒。

这本就是强求的缘分。

激烈的快感从四肢百骸中迸发，汇入胸腹间翻腾的欲海，你抬起腿，勾过男人的腰。世界在你眼中离解扭曲，混沌之中，你与那红眼睛遥遥对视。

“伊廖沙……”

你哑声喊他的名字，你知道他受不了。

暗红色的眼眸骤然涣散，他扣住你左手的五指猛地一抽，险些整个人倒在你身上。

高潮时过于激烈的快感让你大脑昏沉，但你爱看老情人一片空白的表情——褪下那些国家责任，遗忘那些权力场的勾心斗角，或许在层层铠甲之中，伊利亚始终是那个满怀热忱的没长大的孩子。

生理泪水从畏光的红眸中涌出，你能看清他虹膜上的每一条纹路。他的瞳孔因光线颤抖，但他却执拗地睁大眼睛，凝视着你的面孔，似乎要将你永远的刻进记忆。

他迷恋你，而你心甘情愿地沉沦。

你朝那双眼眸伸出手。

苏维埃与你同时动起来。你的指腹抚过他的眼尾，擦去他面颊上的泪痕；而在下一刻，男人俯下身，吻去了你眼角的泪水。

**你曾是我的太阳。**

【3】

有人行于长夜。

军靴越过又一道沟壑，细碎的石子被他踢上一脚，骨碌碌地转上几圈，最终滚入某个不知名的黑暗角落。银发青年沉默地向前走，厚重的苏式军大衣穿过浓稠的黑暗，毛呢的衣袂随他的步伐高高飘起——坠下，无声地抖落几点星光。

暗红色的眼眸像未干涸的血迹，在这无尽长夜中，他是唯一的光源。

他是唯一的太阳。

**他必须是唯一的太阳。**

但，我……亲爱的同志，请做好足够的心理准备，因为这是一则令人遗憾的通告。

您瞧，

太阳就要落山了。

长夜将至。